



【文化杂谈】

月下无人自煮茶

□肖复兴

偶然读到梅贻琦的一句诗:月下无人自煮茶。想起另一句诗,是马一浮写的:独背春风自着花。诗的意思有些相似,都是孤独心境的一种自况,和唐诗“独钓寒江雪”有着情绪相传的一脉连续。不过,一个是茶,一个是花,一个是雪,以此作为比兴,既是眼前景,也是心中思,完全中国化的意象。

相比较三首诗的前半句,梅诗是:筵前有酒共君醉,月下无人自煮茶。马诗是:空庭老树无人见,独背春风自着花。唐诗是: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。会发现,三首诗的意思又不尽相同。后两者更相近些,空庭老树和孤舟笠翁,是一个意思的两种写法,一种画面的两种笔墨,都是衬托和对应后一句的“独背”和“独钓”,即与孤独互为镜像。

而梅诗不同,前半句是大家在一起的情景,亦即有人则有酒共饮,无人则无酒煮茶。显然,这不是渲染孤独的心情,而是旷达、达观的一种表达。我是赞同这种表达的,因此,更喜欢梅贻琦的这句诗。

想起我的一位老街坊。前些年,老街拆迁在即,我有好久没见到他。他比我年长几岁,住在一个独门独户的小四合院里,房子是他父亲当年在前门布巷子里开布店赚的钱买下的。前两年,老伴去世后,这位老街坊一个人住在这里。人老了,朋友也都都老的老,走的走,门前冷落鞍马稀,日子过得越发孤独、凄凉。他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,早都各自成家,都劝他赶紧签了拆迁协议书,换成楼房,或者换成现钱,到他们那里住,他们也照顾他。但是,说了多次,他明白孩子的好意,却都不同意,就独自一个人住在这里,想的是,这是他父亲留下来的唯一念想。自己的儿女没见过他父亲,他却从小与父亲一起生活,一直到为父亲送终。见过没见过,一起生活过没有,其中的感情,毕竟不一样。

孤独,是人生中的一种常态,尤其是人老的时候。对付这种孤独,梅诗说“自煮茶”,这位老街坊也有属于自己的招儿,便是说快板。他这人没别的爱好,从小爱说快板,是跟着戏匣子里播放的快板书一字一句学来的。他这人有意思,一辈子就说一段快板《劫刑车》,以前甬管到哪儿

演出,总是说《劫刑车》。上中学的时候,他和侯宝林的儿子侯耀文一起在广和剧场演出,侯耀文说相声,他说快板,还是这段《劫刑车》。尽管后来侯耀文出名了,他只是工厂磨砂工退休,但那是他的高光时刻。

我就是在广和剧场演出时认识的他,我演出的是笛子独奏。那时,我上初中二年级,他已经上高二了。

每次我去小院找他,他总会给我说这段快板《劫刑车》。起初,他找出他那副磨得油光锃亮的快板,能一口气说出整段《劫刑车》。最近这两年不行了,快板找不着了,只能说其中几句了。毕竟老了,年龄不饶人。

如今,每一次去他的小破院,他给我说的都是这几句:“突然间黑云密布遮天日,哗啦啦,雨过天晴散了热,好一阵大雨似个瓢泼……”说得有些前言不搭后语。说完后,他哈哈大笑,问我说得怎么样。这是我们见面的保留节目。它带给他童年和少年的回忆,带给我和他友谊的回忆。

然后,他才想起给我倒茶。其实,那一壶茶早就沏好了,在壶里泡了老半天,茶水都泡淡了,他自己一直喝着,等着我到来。那个茶壶是一把提梁壶,白釉面上画着几个古装美人。他说这是把老壶,是他父亲留下来的,差点儿没让他儿子拿到潘家园给卖了。

前几天的一个晚上,趁着天还没凉,去他的小破院看他。老街上,住户不多了,小院破旧却安静,月光不大清澈却还明亮,这次却没听他说这几句《劫刑车》。已经有两次没听他说《劫刑车》了,觉得缺了点什么。

我问他:怎么不给我说说你的《劫刑车》了呀?

他摆摆手说:都……都老掉牙的玩意儿了。

他今年八十一岁了,是老了,忘性大了,说话也不大利落了。我看得出来,他已经记不清《劫刑车》这几句词儿了。但是,他没有忘了给我倒茶,茶还是沏在那把老提梁壶里,月光下,茶和壶一闪一闪地发亮。

读到梅贻琦的这句诗“月下无人自煮茶”,我不由想起了他。

(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,曾任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副主编)

【名家背影】

怀念纯净的诗人孙国章



孙国章(1943—2021),1962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。曾任《当代小说》主编、济南市文联副主席等,出版《颤音》《诗神与爱神》《无鱼之河》《独舞》《漫笔》等诗集及散文评论集,曾获第二届《山东诗人》奖终身成就奖。

□吕家乡

诗人孙国章去世三年多了,大家仍然怀念他。他是一个纯净的诗人。认识他的人都会感觉到他有两个突出的特点:他的纯净的人品和纯净的诗品是一致的;他对诗歌创作精益求精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。

他的同班同学、著名学者孔范今曾说,孙国章是在形、神上都酷似普希金的诗人。的确这样。他的炯炯有神的双眼和一头天然的卷发酷似普希金,他的豪爽磊落、心口如一的性格也酷似普希金。普希金为了信仰决斗而死,孙国章同样会为了信仰献出生命。家庭的困顿他放得下,个人的得失他放得下,甚至重病缠身他也视同寻常,可是一旦听说哪里闹地震、哪里遭水灾、哪里出了重大事故,他就忧心如焚,坐卧不宁。孙国章在诗歌创作上追求真善美,同样的,他在社会实践中也追求真善美。对于身边假恶丑的现象,假恶丑的人,他绝不容忍,连日常的所谓礼节也不讲。对于身边正气凛然的人,他则掏心掏肺、竭诚敬重、尽力相助。他对山青就是这样。

诗人山青(1931—1987,原名孔庆珊,我在山大的同学)也是在诗品和人品上都追求真善美、一身傲骨、眼里揉不进一粒沙子的人。1953年山青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儿童剧院工作。1982年,他调入济南市文联,担任市作协主席,和孙国章惺惺相惜、相互支持。1987年山青去世了,孙国章一直怀念他,多年后和我谈起山青来,激动地说:“山青老师一身正气,不怒自威,他只要到办公室一坐,甚至只要从办公大楼里经过,那些搞

歪门邪道的家伙就一个个胆战心惊,像老鼠见猫一样,不敢有一点嚣张。”他写了一首悼念山青的诗《哭山青》:“悬崖上/一只受伤的鹰/咯着血/把天空望遍//天心疼/覆它一身白雪。”诗篇让我们体会到,山青在56岁时因肺癌去世,这病痛不是突然降临的,他是“一只受伤的鹰”,不能飞翔了,可是仍然“把天空望遍”,这是何等不甘又无奈的壮志未酬的心情啊!上天“心疼”他,可见他的品格可以感天动地。可是上天也不能挽救他的生命,只能“覆它一身白雪”,以此彰显他的高洁品质。短短几行诗完成了一个撼动人心的悲剧形象,诗里渗透着的是山青的知己特有的、发自肺腑的、又诗化了的深情。这是那些文字技巧胜过挚情的悼念诗无法比拟的。

在诗歌创作上,孙国章没有任何个人名利杂念,全心全意地只求把诗写好。他敬佩孔孚,学习孔孚,但他并不去简单地模仿孔孚,而是像孔孚那样按照自己的个性去创作。孔孚的诗歌越来越空灵,越来越远离人间烟火气,去和山水草木、日月星辰对话;孙国章却一直保持着强烈的入世情怀,保持着对社会现实的敏锐关注。他对种种不合理现象嫉恶如仇,对群众疾苦感同身受,但他决不趁热打铁地把这种心情直接用诗歌形式抒写出来,而是把这些素材埋藏在、积蓄在心里,一直等到有某种契机触发了灵感,赋予这种现实感受以新鲜意象,他才写成诗篇。

这里说一个例子。那一年,孙国章和文朋诗友们多次谈论一个话题,就是知识分子要有担当。大家说到吴祖光,1992年他发表文章,抨击国贸中心侵害两名女顾客人身权利的行为,国贸中心竟然向法院控告吴祖光诽谤。官司持续了三年,吴祖光终于胜诉。孙国章虽然很激动,可是并没有为此写诗。又过了一段时间,已经是严寒的隆冬了,大家又一块喝茶聊天,有人说,济南冬天太干了,太缺雪了,千佛山公园里的梅花都误了花期了。这个偶尔提到的话题竟触动了孙国章的灵感,不久看到他写了一首诗《寻梅》:“独对/寒天//喊雪”。我对诗意的体会是:你要寻梅吗?不能只是悠闲地去公园,而是要给梅花的开放提供条件,要喊雪,而且要准备着“独对寒天”,那可并不轻松呀!这让我联想到我们关于知识分子要勇于担当的多次谈论,诗里就蕴含着那些内容啊。

孙国章这些年发表的诗很少,他有一些半成品不轻易拿出来。大约是2018年,他写了一组诗《旷野的呼唤》,把诗稿发给我征求意见,我觉得稍加修改就可以定稿了,他却一直没有发表。他对诗美的追求就是如此虔诚和执着。

祝愿孙国章这样纯净的诗人风范能够得到弘扬!

(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教授)